

林譯小說

第二集
第二編

橄 榸 仙

下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橄欖仙下冊

第十五章

莫雷亞木無言。卽同威尼還家。旣妬且恨。昏然如醉。獨坐樓中。正悵惘間。威尼思曰。適席間有人與爾接座。爾與他客周旋時。吾曾與少談。汝知其人爲誰者。莫雷亞木方慌忽間。宜吐其實。乃尙鎮定。卽曰。吾聞人言。稱彼爲司倉諸先生。威尼曰。彼姓初不爲奇女。曰。吾亦氏此。何怪之云。威尼曰。彼爲司蒂芬查繞忒巨肆中之總辦。因以代曾汀司者。曾汀司出言甚謬。爲司倉諸則否。彼對吾言。生於紐約間。其父亦列肆於紐約。業敗後。遂僑寓亞汀。其人似爲商業專家。大有聲譽於亞曾汀間。似其人已發迹於彼亞曾汀者。

爲南美之合衆國。惜吾已邁不能赴彼。不然彼間殊足以發迹也。吾又聞密司瑰司言其兄禮重司倉諸可見司倉諸之行能足令人傾服無已。且人人言司倉諸之風貌甚類查繞忒之殤子亨利。然吾聞其言甚類前此曾相識者。今乃不復省記矣。莫雷亞木曰。天下聲音笑貌相類者多。豈惟一司倉諸是夕語後各自歸寢。然莫雷亞木通夕焦灼不能成眠。欲得伊歲琳問其所以許婚那威之故。迨及天明又悟茲事不能質問伊歲琳而那威旣已見我必來相見。且靜待之。譬諸兩軍交綏忽得吾一巨股生力之軍衝擊必能使衝鋒者退却正未可定時已近午那威未來則以馬車送威尼他出向公園遊涉省與那威相見於已事多所梗閑且豫戒闇者謝來客。唯司倉諸先生至門始延接遂靜坐以待雖心緒起

落無常。然尙藉書自鎮時已易新服整理鬟髻引鏡自照頗覺斌媚動人迨四句鐘有半那威至矣彼此相見大悅那威曰吾不料女士今日乃爾未出然吾心甚怖句莫雷亞木曰吾蓋知君必來故在此奉候那威曰吾昨夕未敢遽決女士能否識我女曰其初果不相識實則在廣衆中精神未屬且吾入時君方與恩得雷同立吾亦未嘗留意適時亦未知君曾否識我那威曰吾早知昨日筵上之必有君以吾居紐約可經月矣女曰旣來一月且知吾在此胡再不來那威曰女士安知句語至此羞慚已極則故爲笑悅以自掩女則僞爲弗見然已思及那威逃死時一種顛連之狀又思當日匆匆未嘗告以姓名則此時那威窘狀女已瞭然於心然那威自投身查繞戒後至此已成聞人似已不憶舊時今日一見

莫雷亞木覺前日之醜態窮狀一一現諸鏡中慚赧之情不期進出於顏面卽曰女士當知吾有不能不防之事務令旁觀者知爾我初非舊識之人於吾事方能掩蓋女曰然惟昨夜筵間汝可苟那威曰昨夕吾萬不能冒險自貢其誠女曰在紐約中汝宜自祕然在昨夕席間尤宜當意那威曰女士之意乃與吾同吾昨夕與威尼同席吾抗然一無可怖非敢以此欺人蓋社會中習慣使人不能不爾然終席無寧貼之時女曰吾亦思及惟昨夕理宜引退何以賈然遽出那威曰前此一年恒嚴祕其蹤不敢輕出固也女士之意似謂吾宜伏匿終其身矣女曰否惟不料君竟暴著大名於是間那威曰吾苟非與伊葳琳有婚約者萬不遽至是間想伊葳琳已告女士矣女聞言沈吟甚久不能答但以目視那威似有

憐惜不屑之意已而言曰君與彼定婚時料不知其爲誰氏之兒
那威曰當吾愛彼之時實未詳其根柢及議成以後方知其中有
無窮之曲折女曰旣已知之何以有求婚之事那威曰果女士不
厭其瀆者敢一一奉白於左右女曰試言之自君別後我如墜五
里霧中一無所覺那威見莫雷亞木容色變易遂述其行蹤自湖
上划艘時周歷道塗始至亞曾汀進謁查繞忒蒙其錄用遂見伊
葳琳其間遇皆意外似有天意爲之安排此事想能曲諒於女士
後此吾但有與伊葳琳共生活而已他事吾所不計矣女漫應曰
安知不能辭卻此婚那威大驚卽鞠躬以肘加榻臂注視莫雷亞
木覺姿色較前爲美卽曰吾亦夙知女士之有此意吾意亦不卽
求諸其事唯其中若有使之者非吾所得自主女曰我意殊不謂

然那威復張目而視。覺女言甚決絕。若不可移易者。那威曰。女士似不以吾言爲然。女曰。果其事當理而宜行者。吾亦不加參酌。那威曰。所謂當理者。爲我言耶。抑女士之自爲女曰。前事本不涉我。然君當以法勿令我不適。那威不能答。久乃曰。然則惟與伊歲琳辭婚耳。女曰。在勢宜絕。若以理言我一身固無干涉之權。果吾言之非復爲已。但以吾之境地言之。萬無讒默之理。那威曰。卽以女士之境地。我娶伊歲琳於君事何梗。且伊歲琳嫁我後。我能使之長日皆有歡意。女曰。不可。伊歲琳嫁爾後。又焉能樂爾之身。如鷺鳥伊歲琳。則么鳳耳。二者如何能匹。於是二人皆笑。那威曰。我安能爲鷹。亦么鳳耳。不惟么鳳直縵弱如羊羔。女士之心似謂我爲殘忍之夫。蓋深信訟我者之言。謂我爲謀殺人者也。語時至沈靜。

女曰。君曾否殺人。吾初不屬意。果族祖卽死於爾手。亦屬固然之理。彼凌人過甚。人烏能堪。卽吾父生時。亦復如是。那威曰。吾實未嘗行此凶逆之事。女曰。殺人吾所不問。有罪無罪。吾均弗計。而吾心實以爾爲無罪。自初至今。均不留意。及此唯綜爾生平。言之終屬有玷。旣有此玷。則伊歲琳萬無從爾之理。徒傷其心。令彼抑抑而死。無爲也。那威曰。伊歲琳果不知吾事者。何遽至死。女曰。彼決知之。旣已雙柄。終必顯露其迹。一年以後。彼知汝爲句語。未竟那威。卽曰。逃犯也。胡不徑遂言之。女曰。吾何必言此。然彼終知汝非實。姓司倉。諸則事亦立敗。那威曰。君意殆以我爲騙人之人。是直社會中使我至此。非吾過也。女曰。汝儘可以事理自明。其無他然。伊歲琳又焉知之者。伊歲琳者孺子耳。一聞爾爲騙人之人。卽立。

時驚暈。烏能爲爾鑒別。其是非縱爾力自辨析。彼決不能解汝。當鑒其外。而別其內。其人輕飄如蝴蝶。萬不能一經風雨。風雨至蝶粉。卽搖那威曰。女士之言過矣。吾意決不至是。即使知我行藏。亦不過如爾之所見。萬不至納諸官中。夫以女士振吾患難之中。一無輕讐之意。女聞言。卽搖首曰。吾之視伊葳琳。萬萬不能如我語。至此二人咸思及前事。女意謂前此數年。曾堅守以待其人之來歸。而那威亦思及伊葳琳曾言。莫雷亞木意中已有人在。但不知其人之爲誰。又思臨行送至湖邊時。已曾矢言。此命屬諸女之掌握。生死由之。然則今日之阻婚。寧非自爲。而莫雷亞木亦思及諫阻。其婚似有奪壻之心。則一團善意。寧非自誣。於是兩兩無言。女遂起按鈴。侍者始以茗入。二人遂移坐於窗間。時已秋深。黃葉滿

林。望之蕭疏可愛。那威臨窗外盼。太息言曰。吾若長處亞曾汀者。
誰則知我。今日到此。令人拮据萬狀。行將奈何。女愕然曰。茲事終
須助爾。伊歲琳待我厚。我不能不爲之地。那威曰。即使知之。亦煩
惱一時而已。少須當立忘。胡至有性命之虞。女曰。萬不能忘。卽我
亦不能袖手爲壁上觀。那威曰。君不言愛彼乎。胡不亦助我成其
愛情。何必使吾二人決裂。女曰。君謂此爲愛乎。那威曰。吾保我愛
情。卽歷千磨百難。亦當與之力爭。務在必勝。然後已。女無言而微
哂。然已不能哂。但有層顫。卽曰。願君勿爭。一爭卽關係於我又胡
爲者。且爾一爭。卽足使我心碎。那威曰。君言心碎。吾心不旣碎乎。
天下於情愛之事。安能勿爭。福。又安足計。今伊歲琳一生之幸。
福悉關吾身。吾但有前趣。不能退。女曰。君實不解其人之性情。

那威曰。或且不知。然吾自知。則甚明。儘吾力以赴之。終有完滿之期。時女僕復進茗。而威尼亦自外入。那威欲起扶持。女搖手示意。不令其前。威尼曰。是間有茗可令吾飲之。女曰。不惟有茗。而司倉諸先生。亦正在座。威尼卽徐徐而前。言曰。先生無恙。外間風盛。此來殊不易。語至此。那威卽引手與威尼爲禮。相扶至於陳茗之處。三人同坐。所談均寒暄。而莫雷亞本心動不能自持。遂張羅他物如餅餌之類。供此二人。用以遏止其心緒。一一上餅餌於威尼後。則以目視那威。那威亦相視無語。威尼飲茗時。那威曰。吾今日閒談。適逢先生。然有一事。不能不奉白於長者之前。語時。不復顧視。莫雷亞木但道。己意。威尼聞言。則亦盲目向之作點首狀。請竟其言。那威曰。此語理宜預白。唯密司瑰尼。及密司伊歲琳。咸言必俟。

事定而後語故至於今日始敢奉白鄙人已與查繞忒先生密約請伊歲琳女士在此間廣交士女以拓其聲譽不必使人知我二人之事但令戚友中知之威尼聞言知爲婚姻之事然未嘗有不豫之色卽曰我知言中之意矣那威曰此事或早或晚於伊歲琳之身大有係屬所係屬者卽爲鄙人果此係屬者爲他人則吾亦何必懇懇至是威尼曰君嘗聞人言老朽之身不能參與其事那威曰知之先生固有教養之恩較諸法律所宜與者爲格良高先生果不之許則鄙人與伊歲琳均不得當威尼聞言頗恍然不卽答而那威則顧視莫雷亞木視其進止而莫雷亞木顏色頓變手握榻臂狀似癡木威尼曰此事殊重要然查繞忒先生爲吾平日所佩仰之人伊歲琳終身之事舍自決外卽可商之查繞忒且查

君器重足下。吾亦久聞之矣。那威曰。小子之見重於查君。初無介紹之人。亦無人爲我薦引者。但恃此一顆赤心。及其微長。見取於查君。自鄙人至時而查君見待有加。無已。則生平之知己。於查君可首屈一指。威尼曰。得一知己。亦復何憾。若伊歲琳坐失此機。寧非可惜。莫雷亞木汝以爲如何者。且女狀甚肖其母。婉寤亦復相類。司倉諸先生不言。或早或晚。將成佳禮乎。老朽甚爲足下慶也。且足下之姓。亦爲望族。其最可異者。乃與吾死友同姓。友卽莫雷亞木之父也。爾旣與莫雷亞木姓同。則與老朽愈形親近。那威遂起與威尼引手。曰。謝先生見愛。吾願遂矣。且行。莫雷亞木送至甬道。爲引升降機令下。旣至甬道。莫雷亞木曰。汝何爲告之老人。老人知之。爾事更不遽了。那威曰。此爲我第一層之舉。動汝如何者。

此時機器已升。莫雷亞木注視那威。似有不可違解之狀。那威曰。
吾當再來。尤有無數之言。宜奉白者。莫雷亞木曰。君有無數之言。
我但一言而已。莫雷亞木遂入威尼。曰。司倉諸先生良佳。威尼已
起而前行。臨窗似有所觀。復言曰。查繞忒令伊葳琳嫁司倉諸良。
非失計。所願此女後來享其幸福。雖然。司倉諸之聲。何一似。句莫
雷亞木。久待其言。而老人終不之語。

第十六章

後此莫雷亞木知那威必且復來。然不之待矣。及歸時。始見名紙。
更一日。而司倉諸復來。如是可一禮拜。終不相見。莫雷亞木之不
見。擬故留疑竇。待其自悟。然伊葳琳則日日相見。伊葳琳平日事
莫雷亞木如長姊。遇事必與婉商。一日二人閒語。則莫雷亞木來

訪伊葳琳也。而伊葳琳尙滯繡衾之間。露其玉臂於衾外。以宵來跳舞倦故。日高尙未即起。莫雷亞木則以手摸其秀髮。伊葳琳曰。吾聞彼造姊氏家。並謁吾威尼先生。並告姊氏。莫雷亞木曰。然威尼先生亦無不懌之色。然吾不敢謂其心之喜悅逾度也。且爾亦不能謂我爲爾愉快。伊葳琳曰。我所望者。望爾愛重其人。莫雷亞木曰。吾初無愛憎之別。然亦微有愜心之處。但謂彼人將來能愜爾之意。終不敢據以爲是。伊葳琳曰。汝乃不知吾心愛彼。至於何等。昨日跳舞。恨彼不在吾前。心滋抑抑。且昨宵所接之男子。直瑣瑣無足言。不值彼一笑也。吾恨不會宣布吾二人訂婚之故。然吾心終不之改。然吾甫及宜婚之時。婚約立定。聞之令人解頤。莫雷亞木曰。汝未至社會中。與人酬應。乃定婚約者。可二次矣。伊葳琳。

曰。汝言二次。我但一次。庇婁瑪洛者。鈍根也。昨日吾不與同舞。彼卽怫然不復愛我。旣不之愛。我何妨表示吾心。永與之絕。莫雷亞木曰。何必。匆匆。幸勿傷其感情。而伊葳琳斗然起坐曰。聞爾言似不愛彼矣。然吾亦不知爾何爲與彼爲難。想爾或不贊成吾事。然我心匪石。爾當佐我成功。至於庇婁瑪洛可置勿問。莫雷亞木遂不敢更言。匆匆亦出。更逾數日。那威復至。乃與相見。而莫雷亞木亦知己之功候至矣。勢在不能不見。時爲下午。那威來時。手一厚裹。以膠皮之帶束之。入時甚自如。同在畫室。臨對之時。問候後。那威笑曰。如何。莫雷亞木曰。汝所言何爲。那威曰。我靜俟區畫爾尙。拼擋未竟邪。莫雷亞木曰。我本無區畫。那威曰。爲術良多。但未知汝之智略。能據至否邪。莫雷亞木曰。此事我不知所處。那威引目。

視女似不屑意。卽曰：汝意殆不能洩吾事邪。女曰：凡爾所言，吾均不之知。果見重者，且論他事，勿言及此。那威復以目視女，可數杪後，似揣度來意者久。乃曰：女士善人以慈愛爲心，吾已久悉。言中之意，女曰：吾豈洩言之人。那威聞言而笑，其笑蓋乾笑也。卽曰：女士誤矣。吾言似近忘恩，實則此恩何敢忘者？非女士恩覆吾身，吾何由遽至於此？蓋吾在社會之中，不能多所顧忌。一經顧忌，則萬無立足之地。卽吾之行藏，永永不告伊蔣琳。想女士以慈善爲心，亦萬萬不揭舉吾之陰事。女曰：汝固信我不洩，乃不知吾心至爲慚。女曰：君旣已知之，則爲君不安，亦不能謂吾爲妬。那威曰：請君勿爲吾慮。君觀人當如我自待，幸勿以道德及法律引繩吾短女。